

沈石溪

激情动物小说

白天鹅红珊瑚

沈石溪 著



YZLI0890145097

沈石溪

激情动物小说

白天鹅红珊瑚

沈石溪 著



YZLI0890146097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天鹅红珊瑚 / 沈石溪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1
(沈石溪激情动物小说)

ISBN 978-7-5324-8932-9

I. ①白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2270 号



沈石溪激情动物小说

白天鹅红珊瑚

沈石溪 著

张亚宁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孙益恒 张 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 责任校对 沈丽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625 字数 164,000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932-9/I·3363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白天鹅红珊瑚	1
四只哨兵天鹅的生命档案	76
红弟一生的七次冒险	171
白天鹅的生命世界（代跋）	236

白天鹅红珊瑚

—

我和藏族向导强巴将帐篷搭建在漾濞湖旁一片白桦树林里，这样就能就近观察疣鼻天鹅的生活习性。

漾濞湖是滇北高原梅里雪山下一座大型湖泊，湖水清澈，水草丰盛，湖心岛有一片茂密的芦苇丛，是疣鼻天鹅理想的栖息地。

疣鼻天鹅是一种典型的候鸟，春天，梅里雪山弯弯曲曲的雪线褪到山腰，疣鼻天鹅就从遥远的江南水乡飞到漾濞湖来，在湖心岛芦苇丛产卵抱窝，繁殖后代，到了秋天，第一场霜雪降临之前，新生代小天鹅翅膀已经长硬，跟随群体飞往温暖的江南水乡越冬。

正是野杜鹃花绽出新叶的时节，上百只疣鼻天鹅一夜之间

飞临漾濞湖，宁静的湖面一下子变得喧闹起来，已经有配偶的成鸟双双飞进飞出，忙着修补旧巢，单身雄鸟和待字闺中的雌鸟则忙着谈情说爱寻找称心如意的伴侣。

我躲在白桦树林里，一日数次用望远镜观察这些疣鼻天鹅。

有一只年轻的雌天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全身洁白，没有一根杂毛，脖颈细柔，弯曲扭动时，自有一种迷人的风情，两只翅膀耸吊起来时，从翼根到翼尖那道弧线显得特别优美。天鹅属雁形目鸭科天鹅属，世界上共有八种天鹅：大天鹅、短嘴天鹅、疣鼻天鹅、黑颈天鹅、黑天鹅、高冠天鹅、小天鹅和学名叫雀鹄的花天鹅。疣鼻天鹅与大天鹅、高冠天鹅等其他种类的天鹅相比，最大的差异就是鼻孔突兀起一块皱褶，约有两三厘米高，通常为黑灰色，就像人身上的疣痣一样。这只雌天鹅的疣鼻色泽鲜红，形似珊瑚，十分醒目，已不仅仅是物种的标志，更是美的装饰。疣鼻天鹅很少鸣叫，因此疣鼻天鹅又有“无声天鹅”和“哑天鹅”说法，其实，疣鼻天鹅并非哑巴，只是声带不如其他天鹅那么发达而已，大部分疣鼻天鹅叫声嘶哑而低沉，只能发出嘶嘶嘶的声音。但这只雌天鹅的鸣叫声却与众不同，声音清晰圆润，嘶吭嘶吭，特别富有表现力。一点也不夸张地说，这是我所见到的容貌最美丽、姿色最出众、叫声最好听的雌疣鼻天鹅。为了方便观察记录，我根据它疣鼻的形状和色泽，给它起名叫红珊瑚。

我不是雄天鹅，当然不会被红珊瑚的天生丽质所迷住。我之所以对红珊瑚格外关注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红珊瑚的性格和其他雌疣鼻天鹅迥然不同。

其他种类的天鹅雌雄分工一般为雌鹅孵卵，雄鹅警戒，类似

于人类社会的女主内，男主外。疣鼻天鹅与其他种类天鹅不同，为雌雄共同孵卵，夫妻共同分担家务，一起衔来柔软的草丝修筑窝巢，一起外出寻觅食物，一起驱赶闯入领地寻衅闹事的邻居，一起抵御狐狸、豺狗、毒蛇等天敌的侵袭，产卵以后，雌天鹅和雄天鹅轮流抱窝。当然，出于母爱天性，通常雌天鹅抱窝的时间更长更久，有一些勤劳贤惠的雌天鹅除了饮水觅食时让雄天鹅替代一阵，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孵在天鹅蛋上。一旦雏鹅出壳，更是倾注全部的爱，带雏鹅戏水，教雏鹅辨识可食用的水草，将雏鹅罩在自己的翼翅下睡觉，整天陪伴在雏鹅身边，片刻舍不得离开。红珊瑚的表现和那些传统型的疣鼻雌天鹅完全不同。产卵前，它就极少做家务，选择巢址、抓刨窝坑、树枝搭架、草丝铺垫，等等，一切繁杂琐碎的事情，均由它的配偶——那只肩羽淡灰色的雄天鹅承担。产卵后，它也很少抱窝，把孵育后代的重任推给灰肩雄（我给那只雄天鹅起的名字），只是在灰肩雄离巢去饮水觅食时，才暂时由它替代孵卵。一对雏鹅出世后，它也基本甩手不管，都是由灰肩雄抚养照料。灰肩雄忙碌时，它悠闲自在地在湖面戏水玩耍，一会儿啄咬鱼儿，一会儿追赶蜻蜓，玩累了，就爬到沙滩上，晒晒太阳，啄啄羽毛，活得十分轻松潇洒。

有一次，我在望远镜里看见，灰肩雄带着两只雏鹅到湖里啄食水草去了，红珊瑚在湖畔梳洗打扮，就在这时，芦苇丛里钻出一只疣鼻黑如煤块的雄天鹅来，挺胸扇翅，嘶嘶发出连续不断的叫声，两只金黄的蹼掌有节奏地踢踏蹦跹，向红珊瑚表达爱慕之情。这只煤块雄（我给它起的名字）翅膀刚刚长齐，羽毛泛着油光，缺乏经验，错把已经做了妈妈的红珊瑚当做还未许配的单

身雌性了。通常雌天鹅遇到这种情况，会把尾羽耷落，双翅高吊，做出啄咬的架势，并往后退避，以示拒绝对方的求爱。可我发现，红珊瑚并没有做出那套拒绝求爱的动作，它环顾四周，绕到芦苇丛背后，避开灰肩雄的视线，做出一副羞羞答答的表情，翅膀轻摇慢扇，长长的脖颈弯成S状，就像一只还待字闺中的雌天鹅准备抛出爱的红绣球。年轻的煤块雄欣喜若狂，嘶嘶嘶叫得越发起劲，蹠掌也踢踏得越发有劲，黏黏糊糊往红珊瑚身上靠，红珊瑚欲擒故纵，待煤块雄快贴到自己身上时，及时跳闪开去，却又不是逃得很远，就在几步外搔首弄姿，逗得煤块雄更加癫狂……直到落日余晖碎金似的铺满漾湖湖面，灰肩雄带着一双儿女游回岸边，走拢那片芦苇，红珊瑚这才意犹未尽地结束这场爱情游戏。

灰肩雄不仅吃苦耐劳，脾气也极好，独自照顾雏鹅，一会儿要领着雏鹅下到湖里觅食，一会儿要巡视窝巢四周的领地看看是否有邻居非法入侵，一会儿要寻找走散或游散的小家伙，一会儿要提防游近的水蛇和水獭，忙得团团转，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尽管如此，它还没忘记要照顾自己的妻子，啄到一条稍大些的细鳞鱼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将鱼衔在嘴里，殷勤地送到红珊瑚面前。红珊瑚生性胆小，远远望见一只野猫，便会嘶吭嘶吭尖叫报警，每每这个时候，灰肩雄便会连跑带飞赶来救援，撵走野猫后，一秒钟也舍不得耽误，又急急忙忙回到两只雏鹅身边去。天鹅社会，一般都是雌雄携手互助共同照料后代的，原本应该由两只成年天鹅来负担的育幼工作落到一只成年天鹅身上，自然会辛苦加倍，劳累翻番。虽然灰肩雄身强力壮，比普通雄天鹅大了整整一圈，称得上伟岸魁梧，但也经不起这般折

腾，雏鹅出壳仅一个星期，它那肥硕的身体像缩过水一样，瘦了整整一圈。可它从没埋怨过红珊瑚，也从没流露出不满情绪，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也许就是因为灰肩雄太能干太勤快太任劳任怨，才使得红珊瑚养成了游手好闲的德性；也许就是因为灰肩雄太尽责太忠厚太富有爱心，才使得红珊瑚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在单身雄天鹅面前卖弄风骚。

不管怎么说，红珊瑚是一只轻浮而又缺乏责任心的雌天鹅。

二

灰肩雄出事了。

这天上午，灰肩雄同往常一样，带着两只雏鹅下到湖里嬉水觅食。天气很好，艳阳高照，碧空如洗，湖面清波荡漾。两只雏鹅一会儿啄咬随波漂浮的水草，一会儿互相追逐嬉闹，玩得很高兴。开始，灰肩雄还瞪大眼睛寸步不离地跟在两只雏鹅后面，警惕地瞭望四周。四周很平静，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有。过了一阵，它脖子弯成一个圆圈，嘴壳抵在胸前，浮在水面上打起瞌睡来。它太累了，两只眼睛熬得通红，严重睡眠不足。春阳暖融融，湖水散发出野花的香味，也容易使疲倦的天鹅变得懒洋洋，浮在水上打瞌睡。暖风吹送，它随着水波慢慢飘向芦苇丛。我恰巧在用望远镜观察，整个过程看得清清楚楚。咚，它的身体撞在一根芦苇上。芦苇秆轻轻摇曳，撒下一层白色花

粉。在轻微的弹力作用下，它退离那根芦苇秆数尺远。随着芦苇秆的颤动，突然，芦苇梢花絮里伸出一只三角形蛇头来，蛇脖子紧张地扭成麻花状，碎玻璃似的眼珠死死盯着灰肩雄，叉形舌须不怀好意地吞吐着。我熟识这种蛇，学名叫中华水蛇，别名泥蛇，是一种生活在沼泽湖泊里的小型毒蛇，体长仅有七十厘米左右。显然，这条泥蛇原本盘在芦苇梢睡觉的，冷不防被撞醒，受了惊吓，以为受到了威胁，便摆出攻击姿态来。灰肩雄大概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睡得很沉，毫无察觉威胁正在临近。又一阵暖风吹来，它又被微波推搡着，一点点往那根芦苇秆漂去。一般来说，细小的泥蛇不是成年疣鼻天鹅的对手，不敢与成年疣鼻天鹅正面交锋；成年疣鼻天鹅对蛇毒没有免疫力，害怕遭到致命的噬咬，所以也心有畏惧，不敢贸然攻击泥蛇。假如此时此刻灰肩雄是醒着的，一定会嘴壳对着泥蛇，嘶嘶嘶发出恫吓的叫声，一面做出积极防御的姿势，一面慢慢往后退却；而泥蛇也会重新缩进芦苇梢花絮里，蒙头大睡，以消化囤积在体内的食物。说到底，疣鼻天鹅和泥蛇彼此并没有食物链的关系，也不存在争夺领土资源的矛盾，犯不着斗个你死我活。然而，灰肩雄打着瞌睡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泥蛇用尾巴缠住芦苇秆，身体弯成S形，蛇头左右晃荡着，那架势，是在发出最后警告：你再过来，我就要不客气了！暖风和水波依然把瞌睡中的灰肩雄往那根芦苇秆推搡。它的身体刚触碰到芦苇秆，泥蛇突然松开尾巴，弹飞过来，像根草绳一样落到灰肩雄的脖子上，迅速盘了一圈，狠狠咬了一口。灰肩雄只感到一阵刺痛，嘶地惨叫一声，从睡梦中惊醒，还没等它看清是什么东西咬了自己，那条泥蛇已跳入湖里，潜水逃之夭夭了。

灰肩雄茫然四顾，数秒钟后，蛇毒开始在它体内发作，它的脖子变得僵硬，歪头歪脸，翅膀也变得僵直，啪啪拍打着水花，身体却无法飞起，只能痛苦地在水面打转。

两只雏鹅停止了嬉闹追逐，朝灰肩雄游了过来，它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害怕得缩成一团，嘶嘶叫着。

泥蛇虽是毒蛇，但毒性不像眼镜蛇、银环蛇、响尾蛇、五步蛇等剧毒型毒蛇那般厉害，被咬后不会立即窒息死亡。灰肩雄虽然脖子僵硬，但神志尚清醒，翅膀还会扇摇，蹼掌还会划动。它已经受了致命伤，却仍惦记着雏鹅的安危，将两个小家伙围罩在自己的翼羽下面，拼命往岸边游。游了一程，它体内的蛇毒发作得更厉害了，翅膀也渐渐变得石头般僵硬，只有两只橘红色的蹼掌还在勉强抽搐划动……

终于，灰肩雄护卫着两只雏鹅，游到了岸边。不知是这段湖岸有点陡滑，还是太心急慌忙了，两个小家伙跌跌撞撞，几次滑落下来，怎么也爬不上岸去。灰肩雄压低自己麻痹的身体，艰难地垂下不听使唤的脖子，用嘴壳顶住雏鹅的爪掌，很费劲地把它们送上岸去。

这时，在另一块水域与煤块雄调情的红珊瑚听到动静，中止了爱情游戏，赶到两只雏鹅的身边，嘶吭嘶吭叫唤着，似乎是想让灰肩雄上岸来。可灰肩雄已筋疲力尽，生命的烛火快熄灭了。它的蹼掌也无力划动了，身体随着波澜漂向湖中央。它的嘴壳还在翕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视线集中在两只雏鹅身上。它的身体形状和神态表情，让我很自然地想起这么一句成语：死不瞑目。

它的眼光又转向红珊瑚，眼光亮得就像熄灭前的彗星，似乎

有无限的牵挂。突然，它胸脯往后一挺，身子翻转过来，沉入水中，水面只留下两只橘红色的蹼掌……

红珊瑚在岸边来回奔走，忽而用脖子抽打芦苇秆，忽而将嘴壳深深插进砂砾去，表现得非常痛苦。我想，它如此悲恸，除了为自己的配偶——忠厚的灰肩雄惨遭不幸而难过外，也许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而犯愁。明摆着的，灰肩雄一死，两只雏鹅的养育重担就要移给它了，两个小家伙还小，出壳仅几天，等它们翅膀长硬能自立生活，还有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。它享福惯了，过去都是由灰肩雄包揽一切家务，它像只单身雌天鹅那样轻松自在无忧无虑。命运变幻莫测，突然间家庭的顶梁柱断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压在它的身上，它怎么受得了呢？

我雇请的藏族向导强巴对落在雌天鹅红珊瑚身上的灾难不以为然，嘴角一撇，用一种不屑的神情说：“活该，谁叫它这么懒，假如它帮灰肩雄分担一些家务的话，灰肩雄也不会泡在湖里打瞌睡，也就不会被毒蛇咬死。有儿有女了，什么事都撒手不管，还同其他雄天鹅拉拉扯扯，哼，这份德性，活该遭这份罪！”

对此，我也有同感。

三

我早料到，红珊瑚会走这一步棋的。

即使是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疣鼻雌天鹅，一旦配偶意外身亡，也很难独自支撑门户，据统计，在疣鼻天鹅族群中，单亲家庭雏鹅的成活率，仅为百分之三左右，而双亲家庭雏鹅的成活率，可高达百分之五十。红珊瑚是一只懒散而又贪图享乐的雌天鹅，怎么能指望它独自挑起养育后代这副重担，含辛茹苦把两只雏鹅抚养长大呢？

对它来说，重新找一个忠厚的丈夫，顶替灰肩雄的角色，帮它照料两只雏鹅，是最简便的化解灾难的好办法，也不失为解决难题的有效捷径。

谈情说爱是它的专长，是它的强项，也是它的拿手好戏。

黄昏，瑰丽的晚霞映照在湖面上，赤橙黄绿，色彩斑斓，整个漾濞湖像一幅巨大的风景油画。疣鼻天鹅在湖里吃饱晚餐，踏着夕阳登上沙岸，在芦苇丛里漫步消食。

我在望远镜里观察红珊瑚的行踪。

它先把两只雏鹅引回领地，用嘴壳将它们赶进铺着草丝的盆形窝巢，然后，回到湖边，啄起一串串被太阳焐热被野花泡香的湖水，梳理自己的翅膀。它把翼羽徐徐翻转，露出翼下那片洁白如雪温婉柔软的绒羽，就像美女在描眉涂粉，吸引了许多雄天鹅的视线。它一面临水梳妆，一面朝湖里发出嘶吭嘶吭的叫声，充分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美。我抬起望远镜往湖中央延伸，哦，那只煤块雄还在湖里捞食鱼虾呢。听到红珊瑚的叫声，煤块雄奋力拍扇翅膀，直接从水面起飞，飞到红珊瑚上空，盘旋了一圈，降落下来，脖子一伸一缩，翼羽摇出一团团劲风，欢快地踏着舞步，在红珊瑚身边跳起了求爱舞蹈。时令已到仲春，按照体内生物钟的指示，疣鼻天鹅的求偶活动已近尾声，若

再找不到意中鹅，只有等到明年春天才有择偶的机会了。煤块雄显然是迫不及待想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。红珊瑚回报以同样的热情，慵懒地弯曲着颇具美感的脖子，轻摇曼扇能表达心曲的双翼，一副娇喘无力的模样。煤块雄被挑逗得愈加癫狂，摇摇摆摆朝红珊瑚靠过来。

“丈夫尸骨未寒，就忙着谈情说爱，真是天鹅中的败类！”藏族向导强巴绷着脸说。

我理解强巴的感情。当地百姓将天鹅视为圣鸟，象征坚贞的爱情。在疣鼻天鹅群里，雌雄一旦结为伉俪，便白头偕老厮守终生，很少有中途分手的。红珊瑚的行为，无疑亵渎了强巴心中天鹅的美好形象。可我是动物学家，我很清楚，民间对天鹅的赞誉，含有很大的想象成分。事实上，天鹅归属游禽类，与其他雁形目鸭科动物如大雁、野鸭、鸳鸯的行为大同小异，既有对伴侣忠贞的一面，也有背信弃义的一面。我曾在西藏察隅地区参加过大天鹅的野外科考，通过DNA检测表明，雌天鹅所产的一窝蛋里，平均有百分之二十五与配偶不存在遗传学上的亲子关系，这个比例野鸭是百分之四十，鸳鸯是百分之三十五，大雁是百分之三十。也就是说，天鹅虽然在同目同科动物中属于爱情忠诚型，但红杏出墙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，没必要用烈女贞妇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苛求红珊瑚。

“它没有能力独自养大两只雏鹅，想找个帮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村庄的卓玛，老公生病去世了，留下一个七十岁的瞎眼老娘和一个三岁一个六岁的一双儿女，卓玛美得像梅里雪山上的雪莲花，多少人劝她改嫁，卓玛都摇头谢绝了，她每天清晨

踩着星星出门，晚上踩着狗尾巴回家……”

“行啦，你别把动物和人混为一谈。”我不客气地打断强巴的话，“我倒觉得现在红珊瑚要真能把煤块雄招赘进窝，对它和一对雏鹅都是一件好事情！”

红珊瑚一面继续情意绵绵地摇扇翅膀，一面往芦苇丛移动，往自己的窝巢靠拢。被一缕情丝牵引，煤块雄魂不守舍地跟着红珊瑚。钻进芦苇丛，拐了两个弯，很快红珊瑚就来到自己的窝巢边。两只雏鹅听到妈妈的声音，从草丝间探出脑袋，嘶嘶叫着。红珊瑚亲昵地啄啄两个小家伙的脑壳，大幅度撑开翅膀，做出表示热忱欢迎的姿势，很明显，是在告诉煤块雄：瞧，我有一双多么可爱的宝贝，你要是真喜欢我，那就请过来吧，我们一起把它们抚养大！煤块雄像撞着墙一样停了下来，用一种惊愕的表情望了两只雏鹅一眼，斜转身去，委屈地叫着，摇扇翅膀，走几步，回头望一眼红珊瑚，啄起一条蚯蚓，摆弄示意，用意很明显，是要引诱红珊瑚跟它走。嘶嘶，跟我走吧，我们一起重新安个家，孵一窝属于我们的雏鹅！

煤块雄的表现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在育雏期的雌天鹅，是不可能再度发情的，也就是说，雄天鹅如果迷恋上育雏期的雌天鹅，将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，肩负起艰辛的家庭重担，却是在为别的雄天鹅养育后代，没有哪只雄天鹅会做这样的傻瓜。

红珊瑚侧转身望望窝巢里的一对雏鹅，又扭头望望煤块雄，身体在湖水里打了两个转，显出内心很矛盾的样子。煤块雄越发翅膀摇得欢，舞动脖子将啄在嘴壳上的红蚯蚓摇出一个个小圆圈，夸大地展示自己的雄性魅力，竭力想把红珊瑚吸引到自己身边来。红珊瑚仿佛受到蛊惑般，几分羞怯，几分迷醉，摇摇

摆摆往煤块雄身边靠拢。

假如红珊瑚真的受爱情的诱惑，跟着煤块雄走了，那么它与灰肩雄所生的两只雏鹅就成了没有父母照顾的孤儿，失去父母庇护的雏鹅生存概率为零，它们很快就会成为红珊瑚交结新欢的牺牲品。

“我发誓，这个风流娘们要真的抛下两只雏鹅跟煤块雄私奔，我一定要在芦苇丛里布下鸟网将它活捉！”强巴扬扬随身携带的鸟网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你别胡来！”我板着脸说，“疣鼻天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谁也不允许偷猎！”

“它也算天鹅？丈夫才死了一天，就准备抛下儿女另寻新欢，这绝不是天鹅，是披着一身白羽毛的黑老鸹！”强巴强词夺理道。

煤块雄一面摇晃叼在嘴壳上的红蚯蚓，一面退出芦苇丛，往左侧一座小土岛游去，意图很明确，是要把红珊瑚从两只雏鹅身边拐走。红珊瑚好像中了邪一样，迷迷瞪瞪跟着煤块雄往前走。

“去吧，抛下儿女跟着你的情郎私奔去吧。”强巴用揶揄的口吻说道，“反正有人很欣赏你这样做呢。”

我专心致志观察红珊瑚的举动，没有时间去和强巴抬杠。各种文献资料均记载，雌疣鼻天鹅有着强烈的母爱，从没发生过育雏期间雌天鹅抛弃雏鹅离家出走另觅新欢的事，所以我觉得强巴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当然，每个人的秉性各不相同，每只天鹅的秉性也各不相同，也有可能红珊瑚属于疣鼻天鹅中的另类，特别水性杨花，特别缺乏责任心。如果红珊瑚真是这样一个另

类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它要抛弃儿女弃家出走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

煤块雄爬上小土岛，站在一块礁石上，大幅度摇动强有力的双翅，朝红珊瑚发出求偶心切的嘶嘶鸣叫。红珊瑚优雅地甩动脖颈，抖动双翅，表现出即将做新娘的甜蜜羞涩表情，顺着水面上煤块雄游动撩起的波纹线，娉娉婷婷往小土岛游去。

我透过望远镜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红珊瑚。

就在红珊瑚即将登上小土岛时，突然，红珊瑚的背后，正在分蘖拔节的嫩绿的芦苇荡里，晃动起雏鹅的身影。我把望远镜移向芦苇丛，哦，是红珊瑚的一双儿女在四处寻找妈妈。它们镶着黑边的嫩黄的嘴壳不断上下翕动，我猜想它们是在嘶嘶叫唤，但它们没有妈妈这样一副清晰圆润的嗓子，它们的声音很轻，我没法听到。但我发现红珊瑚听到两只雏鹅嘶哑轻微的叫声了，我在望远镜里看见，红珊瑚一只金黄的鹅掌已踩在小土岛上，雏鹅的叫声仿佛是一碗还魂汤，它突然间回过神来，惊愕地伸直脖颈，扑通又跳进湖里，嘶吭嘶吭叫着，快速向芦苇丛游去。煤块雄在背后焦急地拼命摇扇翅膀，企图再次将红珊瑚勾引到自己身边来。但任凭煤块雄怎么努力，红珊瑚头也不回，义无反顾地朝芦苇丛游去。游到铺着草丝的盆形窝巢，红珊瑚亲昵地用柔软的脖颈触摸一对雏鹅的脸，发出细柔的呢喃声，似乎是在告慰小家伙：别怕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们！

在以后的几天里，红珊瑚又数次企图将雄性吸引到身边来帮自己养育雏鹅，但结果如出一辙，雄性都对它萌生爱慕之情，却无一例外地拒绝帮它养育雏鹅，不仅如此，每一只对红珊瑚有